

韓國空軍之母的擁抱

在漢城有一奇遇，說起來先得謝謝名作家謝冰瑩謝大姐。兩年前，謝大姐從臺灣寄給我三本她的新作，其中有一本「海天漫遊記」，在「訪韓」的那一章裏，提到一生熱愛中國，于役中國空軍近二十年的韓國空軍女英雄權基玉女士。我一看不禁驚喜而呼，權基玉，那不正是四十四年前曾經在我家住過半年的權大姐嗎？——當年，權大姐方自昆明空軍學校畢業，她只有二十多歲，而我却還在崇實中學唸高中，家也住在北平。權大姐從昆明到北平就住在我們家裏，前後將近半年。然後就是整整斷了四十多年聯絡，一直到我拜讀謝大姐的新著，方始又有了聯絡的線索。



本文作者李抱忱博士步下樓梯

我馬上就寫信給謝冰瑩大姐，問她要到了權大姐的通訊處。當權大姐給我的第一封回信寄到美國，她會熱情洋溢的說：「抱忱老弟：聽說你預備在返臺的時候，經過漢城來看我。我要到機場去接你，並親熱的擁抱你，使機場上的人都失色。……」果然，在漢城機場上，一別四十四年的權大姐，非常熱烈的擁抱她的抱忱老弟，祇是機場上的人並未為之失色。本來嘛，以一位望八之年的人太太，擁抱一個坐六望七之齡的小老頭，又有那點兒值得大驚小怪，引人注目？

不過，這位被尊為「韓國空軍之母」的權大姐，以其老大姐的姿態，衷誠招待我這位小老弟，我可得什麼都依她的。整整三天，我的食、住與行，觀光節目，全都由權大姐給我安排得妥妥貼貼，盡善盡美。權大姐要盡地主之誼，連韓國錢都不准我兌換，除了把臂話舊，歡歡當年，遊覽了好些個三韓古迹，漢城佳勝。權大姐還特地發動韓中文化親善協會和韓國女子絃樂團，聯合為我舉行一次歡迎會。——韓國女子絃樂團一共有二十二位團員，多為大學音樂系畢業，或者是受過專門訓練的專家。她們每星期練習兩次，可以支領練習費，全部經費係由指揮朴泰鉉先生向社會熱心人士募集而來的一筆基金，再利用基金會所生的利息，維持一切的開支。我看她們從指揮到團員都有很高的音樂修養，又曾經過充份的訓練，尤其非常之努力。儘管她們成立不過兩三年，却已經在韓國建立了良好的聲譽。我建議她們作遠東旅行演奏的計劃，承蒙她們一致欣然接受。

一到香港就給「綁票」

二十四日下午飛到香港，剛進旅館，就被林聲翕兄「綁票」。他把我「架」到他所主持的清華書院音樂系，叫我向三十多位主修生作一小時的講演。清華書院音樂系的教授黃友棣、老慕賢、蔡湘棠、范希賢、周書紳諸先生也在座中。因為事出倉卒，且又屬於臨時「綁票」性質，所以我沒法作專題演說，祇好權為音樂談話。講了一個鐘頭的音樂之將來，和作曲的風格等問題。

第二天中午，前重慶國立音樂院校友請我吃中飯，羅漢請觀音，在座的主人有林聲翕、伍伯就兩位教授，跟蔡湘棠、周書紳、范希賢等幾位老同學。師友敘舊極為歡快。晚上是香港音樂界月會舉行晚宴，主人約有三十來位，席間談笑風生，逸興過飛。使我覺得他們這種聚餐的方式很有意義，平時各人忙各人的事業，一個月能抽暇聚會一次，聯絡感情，交換意見，確是值得效法的一項公餘活動。在香港音樂界月會晚宴席上，除了晤及許多老同學和老同事之外，還首次遇見老友費穆先生的女公子費明儀女士。可惜的是我在香港停留的時間過於短暫，沒能聽到她和她的明儀合唱團演唱。

旅港三日，最大收穫厥為跟音樂界的若干老友幾度長談。譬如我和黃友棣兄就曾從晚間十點談到深夜二時，一談就是四個鐘頭。我們談及他去年返臺講學的種切，以及他近年來所致力之中國風格作曲。他說他所寫的「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這本書，祇是他自己作曲的新途徑，而不會說

它是中國風格和聲與作曲的唯一康莊大道。我很同意他這樣的治學態度。友棟兄能將西洋存在已久的調式和聲應用到中國風格的作曲上，那是一個很重要的發現。我極希望他不久以後能夠另闢新徑再創新猷，使我國早在唐代即應繼續發展的和聲，從此發揚光大，大放異采。——此外和林聲翕兄、蔡湘棠同學也曾幾度長談，總加起來為時都在四、五小時左右。有時候我們談天才樂教、師資訓練、教材編輯等大問題，也有些時候僅祇談些當年往事。

努力，民族的歌手！

原定九月二十七日飛臺，但却厄於颶風來襲，延至二十八日方始抵達臺北。剛好碰上了教師節。三年不見，臺北又繁榮進步得多了，滿目都是可喜可感的興盛氣象。抵臺之初，因為亟待展開工作，大部份的時間，都用在進行工作或工作討論上。許多久所渴望一見的親戚朋友，一時都來不及一一造訪。教育部文化局和青年救國團先已為我定下了四個工作項目，我此行雖然說是為了休假，但是既承兩大機構不棄，畀我以重責大任，而音樂又是我的第一愛好，凡此工作在我來說，便都是義不容辭，樂為效勞的了。

指定由我辦理的第一項工作，是環島視察音樂教育，參觀各地音樂教學、課外活動與音樂設備。從十月二十日到十月底，我先參觀了臺北地區，十一月二日到二十三日又遍訪中南部和東部各地。一回到臺北，又應文化局之請，對教育部擬訂的長期發展音樂計劃提出建議。

我在臺的第二項工作是協助文化局、救國團主辦各大專院校合唱觀摩會。這一個觀摩會此刻已經演唱完畢，詳情各報章均有詳細的記載，在此不再多贅。第三、第四兩項工作可以說是第二項工作的延伸，我們正在大專院校合唱觀摩會裏選定演唱優良的歌曲，灌製唱片，提供給各電臺、學校、工廠、商店乃至家庭採用，我以為這是音樂深入社會的一個最佳途徑。此外，則我又協助青年救國團，就二十多個大專院校合唱團中，選拔組成幾個區域合唱團，例如北部、中部、南部或東部。使本省各地區都有一個具代表性的合唱團。一旦有應國際宣傳需要，或則獲得出國演唱的機會，就可以在這些分區合唱團裏，再選拔

出一個全國合唱團來。如果這個計劃將來進行順利，新成立的分區合唱團，能够一年幾次分赴各地作示範性質的演唱，相信全國的合唱水準可以因之迅速提高。個人能藉這次休假旅行之便，在這些工作裏竭盡棉薄，為祖國音樂教育出一點力量，那正是我此行的最大收穫。所以，在國內的這些天裏，我越是忙，便越覺得高興。我早就說過：我要為祖國的大眾樂教服務，為一萬人裏那九千九百九十九個人服務。我要繼續推動合唱——我第一愛好裏的第一愛好，服務音樂教員及合唱指揮，協助他們訓練中華民族的歌手！從而我想，在我們這個世界上，還有什麼事物能比為愛好而工作，由而可獲最大的樂趣哩！

編輯報告 (一)

編者

△蜚聲國際的名音樂教育家李抱忱博士，三閱月前四度回國，協助文化局及救國團進行「長期發展音樂計劃」，奔走不懈於全國各地，正掀起「音樂年」的熱烈浪潮。李博士兼長文學，向以行文生動流暢，引人入勝著稱，承他於來臺後百忙中抽暇為中外執筆，寫「祖國的召喚」，記他來臺前後種種經過，不僅文筆優美，而且珍聞趣事，躍然紙上，具有豐富的內容和深長的意義，確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好文章。

△編者處理稿件，向極慎重，按本誌稿約第七條：「……本誌對於文稿標題及內容，為求美上加美，必要時將予刪改，如不願刪改請先說明」（見本誌五卷四期五十八年四月號第六十頁）。五十八年十月八日收到劉遐齡先生自美國寄來「養鷄餵米記」大作一篇，囑以：「請予斧正處理」等語（意即同意並希望編者刪改）。本誌編輯部遂根據劉先生原文要義，更易文題為「美國養鷄記」，並參考有關資料將辭句加以刪節後，在十二月號發表，茲接劉先生來函囑予更正，編者特鄭重聲明：「美國養鷄記」一文原意及資料係根據劉先生原稿刪節而成，至於文句如有不美之處，係編者學識淺陋，力不從心，與劉先生無關。又編者接某刊來函請求同意將「美國養鷄記」一文由該刊列為佳作轉載，編者已予拒絕。嗣後各報刊同業對於該文如非徵得劉遐齡先生本人同意請勿轉載為感。